

深圳·爱情交易



[为都市成年男女准备的一剂良药]

深圳，物欲有和没有都是罪过，是否还有真的爱情，还是只有赤裸裸的交易？

SHENZHEN
AIQING JIAOYI

欧阳红妤/著
(寰世妖精)

河南文艺出版社

深圳 爱情交易

欧阳红妤 著
(冥世妖精)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圳，爱情交易/欧阳红好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9

ISBN 978-7-80765-181-9

I.深… II.欧…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1029 号

上架建议：都市，言情

深圳，爱情交易

作 者：欧阳红好

责任编辑：王淑贵

出版发行：河南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印 刷：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21.5

版 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本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65-181-9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林聆在这场爱情里是个彻头彻尾的输家：输了青春、输了爱情、输了家庭、输了她所拥有的一切，险些还输掉了性命。

不要笑，女人在爱情面前总是会变成白痴，不管她曾经多么地风光无限，也不管她曾经可以让多少男人宁愿卑微，当她们爱上一个人，愿意将一生托付给这个时候，她们的智商就会变成0。

没有人能例外。

楔 子 / 2

第一章 开始·零点

深圳的夜，光彩和黑暗同时存在，就像两条发誓要互不干扰的折线，却不可避免地适当的时间擦肩而过并相互支撑，又看似毫不留恋地分道扬镳，美其名约黑白就如水火永远不能相容。

一、零点酒吧 / 10

二、猎物 / 12

三、真心话 / 17

第二章：天蝎劫

天蝎桃花劫？海龟、阿雄、黄川、肖明，在她身边几乎同时出现的男人们难道都是应劫而至？

一、陶兰的提案 / 24

二、客家酿 / 31

三、海龟 / 38

四、费列罗 / 44

五、肖家兄弟 / 47

六、砂锅粥 / 54

第三章 在劫难逃

快乐来得太容易，喜悦也会走得不留痕迹，而来之不易又失而复得的

快乐，会永远地扎根心底。这一束玫瑰，注定会永远地盛开在心里最美的回忆堆砌而成的花园，永远……

- 一、偷取时间的魔鬼 / 62
- 二、飞来的玫瑰 / 69
- 三、爱情筹码 / 76
- 四、只是哥哥 / 79
- 五、空降，幸福的旋转楼梯 / 81
- 六、唯一 / 86
- 七、抵死缠绵 / 93

第四章 回到零点

关于林聆的快乐都是那么地不真实。她在报复，可是这样，是报复负情的男人？还是傻傻的女人？

- 一、再见，爱人 / 102
- 二、双刃剑 / 111
- 三、关机 / 117
- 四、扑火的蝴蝶 / 129
- 五、紫荆花树之死 / 135

第五章 爱情赌局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她每一次的爱情都是赌局，她用灵魂梭哈所有的筹码，为的只是换回一份真挚的情感，一个安稳的家。

- 一、谁的猎物？ / 142
- 二、故事 / 156
- 三、他的家 / 164
- 四、意外 / 175
- 五、伤口 / 181

第六章 爱的证据

拿着用9元钱换来的合法红本，拿着9元钱的专用发票，林聆自我解嘲地说道：“这就是爱情的证据，爱情的发票。9块钱而已。”

一、笼 / 186

二、有你，家才是家 / 198

三、升职 / 207

四、婚礼 / 216

第七章 你要的幸福

她留下的那张十万元支票静静地躺在副驾驶座上，那是他一直都渴望能拥有的，但此时，他却无法安然地把它拿在手里，甚至不敢碰触，似乎那上面有一团看不见却能烧尽一切的火焰……

一、失控 / 230

二、谁的幸福 / 243

三、昏迷 / 258

四、笨女人 / 263

第八章 零点·结束

每个女人都曾经是无泪的天使，受到蛇的诱惑，自愿折断天使的羽翼，坠落凡间……舔舐着鲜血淋漓的伤口才发现，再也回不到天堂。

一、爱情花束 / 272

二、中秋 / 282

三、父亲的遗书 / 288

四、锁 / 293

五、誓言 / 302

第九章 涅槃

这是上天在解救你脱离苦海，只是，他派出一名天使解救你的同时，

也派出一个魔鬼，用来撕掉他所有的伪装，这样你才能彻底地放手，你才会给天使赋予你快乐的机会。

一、黄川的伤 / 312

二、提拉米苏的枷锁 / 317

三、婴儿 / 322

四、绝望 / 327

五、新生 / 333

楔子

屋子里很黑，没有一丝光，眼睛在此时完全成了摆设，不管怎么拼命地睁大，眼前依旧是无尽的黑暗，她小心地沿着墙壁摸索。墙面冰冷而平滑，平得找不到一处感觉是电灯开关的凸起。从房间的某个角落传来淡淡的呼吸声，若隐若现。

房间像是一个巨大的盒子，小心地一点一点地向前，摸过三个转角。

这是最后一面墙，如果再没有灯，或是门，这又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越是接近最后的转角，若隐若现的呼吸声就开始变得越是清晰，沉重但均匀，像极了她发出的鼾声。她心里竟然有些欣喜，也许在这黑暗的“盒子”里不止有她自己，她可以不必一个人承受黑暗带来的恐惧。

继续向前摸索，脚突然被硬物阻挡，墙依旧冰冷而平滑地向前延伸。她试探地踢了踢前面的障碍物，木质的闷声传来，那清晰的鼾声却突然消失。

障碍物不高，只到膝盖的位置，表面虽然冰冷，却与之前坚硬的墙相去甚远，充满织物独有的柔软和弹性。

呼吸声再次传来，沉重而急促，近得让她的脸甚至感觉得到这呼吸里夹杂着的温热。

一双手，不知在什么时候出现，极温柔地在她的腰间游动。透过丝织的睡衣，他的掌心传来阵阵灼热。

她想反抗，想逃开，身体却怎么都不听使唤，反而似乎很享受这种久违的温暖。她被轻轻地抱起，又被轻轻地放下。原来，阻挡她前进的，竟是一张上面睡着男人的床。

男人的唇，印上来，由她的额头缓慢地下移，温柔地吻过她闭着的

眼，开始发烫的面颊，在双唇之间缠绵。男人的手霸道地把她搂在怀里，另一只手顺着她光滑结实的大腿，画着圈地向上游移，轻轻地挤压、揉捏，勾起的小指带着睡衣缓缓划过腰际，轻柔得没有一丝可以抵御的力量。

眩晕、战栗……在荷尔蒙的引导下小腹内腾起一股难以压抑的热浪，随着他的指尖掀起一阵阵直冲脑顶的电流。身体，本能地觉醒，炙热地燃烧；胸前的舌尖，在粉红的花蕾上来回吮吸、摩擦、轻咬……

男人的身子压了上来，她清楚地感觉到他厚实的肩膀，坚实的胸膛……似乎他身上的每一寸都充满了即将盈溢的力量。本能而原始的冲动像一团火，炽烈地燃烧，在男人昂起的坚硬抵住的瞬间，刺眼的光充斥了所有……

“是否不甘心首先给撤下，换了你是你我忍得到吗……”

林聆揪过枕边的纸巾，抹去额头上沁出的汗水，摸着自己依旧发烫的脸，在想，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而梦里的一切又都似乎那么真实？

不用看，是殷泰的电话。只有他的来电铃声是卢巧音的《好心分手》，也只有他会在林聆熟睡后的凌晨打电话过来。两点十八分，酒吧收场的时间。

翻身，抓过手机。

“喂？”林聆按下了接听键，却睁不开眼。

“睡了吗？突然很想你，想听听你的声音。”殷泰的语气出奇地温和。

林聆的睡意顿时消失在窗外无尽的夜幕里，这几个月以来，她已经习惯了他决绝地把自己丢进漆黑阴冷的谷底，一次次把她的自尊在脚下狠狠地碾碎，而今天突来的温和到底是喜是忧？今天又是个什么日子，居然会有奇怪的梦和反常的殷泰？

“唔，睡了。”林聆握着手机翻了个身，把自己蜷在被窝里，不知道该说什么。

“冬天了，很冷，睡觉的时候要盖好被子……一个人睡很冷……门、窗都关好了吗？煤气的阀门关了吗？”

林聆很想说一个人睡真的很冷，很想放下硬撑着的自尊乞求他回来，话到嘴边却忽地变了味道，“为什么要说这些？她不在你身边吗？”电话里

林聆的声音平静而没有波澜，心里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告诫她，绝不能再让他看到自己的软弱，绝不能再让他知道她在哭。不争气的眼泪落在枕边，让她自己都觉得自己没用，明明已经被伤得体无完肤，却还会为他哭泣。

“如果，我告诉你，有一天我喝多了，和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结果她却有了，你会怎么想？”

沉默……

空气在瞬间凝成铁块压在林聆的四周，她整个人感觉像是被绑在跳楼机上，在最高点被抛下，所有的气流呼啸、挤压，她拼命张大嘴，却什么都喊不出来。

胸中一阵钝响，由内而外，无法阻止。裂缝肆意地延伸，像春日里疯长的藤蔓不由分说地蹿开，终于在尽头停下……意识里努力地紧缩，想要用自己仅存的力气将破碎挤压在一起，暂时不要崩塌，暂时……

“怎么不说话？我是问你，如果，只是如果，有一天我喝多了，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发生了关系，结果她却有了，你会怎么想？”曾经说过要与她一起执手相濡以沫、慢慢变老的男人，此时的声音却如此地刺耳。

心再也无力支持紧缩，破碎，无法挽回。心碎后落在胸膛里，发出一阵闷响。

“嗯？那，那我要恭喜你，终于可以做爸爸了。”林聆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突然说出这样的话，而且，她的嘴角居然还浮起一丝笑意。

“哈哈，谢谢！可惜没有。抱歉让你失望了。”

“我知道那是真的，是真的！这才是你要离婚的真正理由！”林聆在心里大喊，在心底的黑暗里歇斯底里地奔跑，痛哭，狂笑，接着一脸释然的冷漠将回忆的大门紧紧地扣死……

沉默。

“你打算拖到什么时候？马上结束不好吗？我不想分开后再见面，我们一定要成为仇人。在深圳，我是你唯一的亲人，即使分开，我也还是你在深圳唯一的亲人。”亲人？多么温情的筹码，在殷泰的口中却是残忍的刀子。

“够了，你早点用糖衣炮弹的话也许有用……亲人？亲人……你怎么忍心把我一个人丢在绝望的黑暗里？你怎么能够对我年老的父亲动手？你

碾碎了我的快乐、我的幸福、我的爱情……现在却来说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凭什么这么伤害我……要我，就和我在一起，甚至结婚；厌倦我，就抛弃我，一句不是你想要的生活，就把我一个人推进深渊。你凭什么?”林聆再也无法压抑失控的情绪，疯了似的冲着电话大喊。她的泪涌出来，如决堤的洪水。

“我不爱你了!可以了吗……总之，你赶快找个借口，从你妈妈那里把你的户口本拿过来，我这还有三五万块钱，办了手续，这钱就是你的。房子和车都在我名下，你什么也拿不走……记住，在深圳，你什么都没有!”

“嘟……嘟……”殷泰挂断了电话。

林聆握着电话的手开始颤抖，她拉过被子，蒙住头。

夜，不再平静。

【一、零点酒吧】

林玉和林聆都在轩逸广告市场部研究中心上班，为轩逸广告市场部三十多人的客服团队提供市场主攻方向指引，以及客户攻关支持。资料室的十几个资料档案架上摆放着自轩逸成立以来的各种资料：分类客户档案，接洽客户资料，客户提案卷宗，广告拍摄母带及成品广告片……她们的办公室就在资料室的对面，整个公司除了企鹅一样的老板和关系复杂的两个副总之外，能出入资料室的就只有她们俩。

太阳还在地平线上的时候，她们穿着 G2000 最新款的职业套装，拎着精致的 OL 通勤包包，踏着百丽优雅却也时尚的高跟鞋，在深圳中心区的高档写字楼里挥霍着青春，与各色不同行业的男男女女们调侃着关于广告的林林总总，或是不失时机地递上随时备在身上的广告合同，看着对面的人大笔一挥；当然，她们不是公司的客服人员，不用总是面对那些各种各样或正直，或猥琐，或深不见底的广告投放决策人。除非必要，否则他们座前的落地玻璃窗才是他们打发时间的地方，品着浓郁的现磨咖啡，听着理查德的钢琴小调……

商家对影视广告的制作时机固定却又随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选择制作新的广告片的动机都有所不同，却有共性可循，就像服装行业总要提前一季发布 New Arrival，除非有大条的突发事件产生，否则总是循规蹈矩。So，每一个行业旺季来临之前都是她们最忙的时候，电话不知疲倦地保持通话状态，工作日志上涂满了重点企业相关负责人对下个季度的行业状态见解、广告需求、推广计划、合作意向……堆积似山的卷宗，让平日在案头摆放的咖啡杯，不得不退到窗台上，孤零零地对着窗外发呆。

在电话里，林聆是不折不扣的天使，她的声音让大多情绪正常情况下

的男人大脑，都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腺体，握着电话的手轻易不肯放下，轻柔得似春日里和着淡淡花香的清风，直率得似夏日里正午毫不遮掩的骄阳，清澈得似秋日群山环抱中幽蓝见底的湖水。所有领略了天使之音，想要一睹芳容的各色男人们，几乎也都领教了她似冬日三九里寒冰般坚不可融的坚持。

不到事情紧急，她绝对不和那些所谓的钻石高层们私下见面。她一直坚信男人越是有权，越是有钱，也就越不可靠，越深不见底地可怕。

太阳悄悄隐去，她们在公寓里脱下 OL 的职业套装，嬉笑着在公寓楼下的各色小餐馆里解决肚子毫不隐讳的抗议。

心情大好的时候，她们会去附近的新一佳买回一大堆想吃的东西。林玉说，她最喜欢看林聆在厨房里忙碌的样子。每次下厨前，她都会帮林聆把一头不算乌黑却极柔顺的长发用筷子盘在脑后，然后斜靠在厨房的门框上一边哼歌，一边把手中的零食塞到忙碌的林聆嘴里。林玉做的饭菜实在是让两个挑剔的女人无法接受，还好林聆在父亲的熏陶下，自小就经常跟在父亲的身后讨教各种菜的做法。久而久之，各色食材在她的手中经过一番调教，总能让并不贪吃的林玉食指大动，抛开平日里 OL 的优雅。

深圳的夜空却看不到繁星点点的天幕，被现代都市侵蚀的夜空，永远都泛着灰蒙蒙的青光，让深圳的夜永远无法体会，夜，应有的深邃。

自从与相处了五年的初恋爱人燕乐分手之后，一向路痴的林聆就每日跟在林玉的身后，泡在红荔路上的零点酒吧里买醉。

那一年林玉二十五，林聆二十二。

在以五光十色的夜生活著称的深圳，零点酒吧既不出名，也不人气鼎沸。林玉说，结束和开始都是一个零点，所以，零点酒吧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两个没有爱情的女人的据点。

林聆是典型的倔犟摩羯，站在她圈外的人永远都觉得她清冷、高傲、不可接近，就像是壮年时火气正旺的公山羊，埋着头拼命地向前冲，不达目标绝不回头。

林玉拉着林聆优雅地拦车，永远平静而高傲地扬着下巴，甩给出租司机一句：“四川大厦、零点酒吧。”

色彩叠加下的林玉一副没落贵族的样子，夸张的黑色指甲，繁杂的耳环，半指长的水晶戒指，故意用发蜡抓得乱蓬蓬的头发，褐色、深灰堆积

的烟熏妆，宽松而独特的 T 恤，或裙或裤……懒散却透露着不可亵渎的威严。

燃着的 YSL 圣罗兰在纤细的指间缓缓蚕食，酒杯中冰块在淡黄色的芝士 Chivas 里随着林玉的手轻摇，相互撞击，眼角的余光不屑一顾地看着酒吧里来来往往的过客。林玉是个忠诚的烟民，在她随身的包包里能找到的香烟只有 YSL 圣罗兰。她不喜欢其他女士香烟像水果糖一样的味道，她只爱 YSL 圣罗兰。馥郁的烟丝饱满而紧实，苦苦略涩的味道和大口吸食后的呛劲，在她的眼里更像是人生的真实。双子座天生不可捉磨，却散发着说不清的味道，就算颓废，或是“堕落”，依旧那么热烈、直接而不做作，她是夜色下狩猎的女王，高高在上，不能抗拒。

也许所谓血统的力量，真的神秘而无法摆脱，她的祖上是旗人，正黄旗，一个王爷；如果清朝还在，她该是个格格，呼来喝去，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格格。

虽然林聆和林玉总是如影随形地出现在酒吧，但是却永远没有人猜得到她当晚的装扮。有时，她会和林玉一起颓废个彻底，相同夸张的黑色指甲，闪光的大圈耳环，藏银制成的骷髅戒指，黑色鸭舌帽低得几乎看不到她的眼睛，深浅不同的银色堆积的烟熏妆，黑色夸张的机车裤，缀着闪光流苏的露背紧身背心；有时，她又会变身甜美的童话公主，闪粉色的指甲，纯色仿碎钻镶制的耳坠，华丽的粉色水晶戒指，闪耀着七彩水钻光芒的发卡，糖果色甜蜜的公主妆，淡粉色梦幻的公主裙，金色的缎面腰带；有时，林聆干脆就加深白天上班时的妆面，把西装外套一甩，解开衬衣上方的头三粒扣子，将细细的女士领带松散地挂在脖子上。

平日里，她并不吸烟，只要不是用自己一半生命去藏在烟雾里故作深沉的男女她也并不讨厌。不过，在酒吧就不同。她喜欢在闪烁不定的灯光中看着指间的香烟，由优雅细长变成烟蒂的过程；喜欢每一次深吸后，寂静的烟纸对火光诱惑逼近的无力抵御；喜欢醇厚而纯净的烟草灵魂在舌尖打转后，顺着鼻息缓缓滑出。她不是忠实的烟民，却也不愿被自以为是的男人们说做是浪费粮食。她不爱 YSL 圣罗兰，略微偏爱摩尔 MORE；深绿色的软盒，咖啡色的瘦长烟身，无论怎么看都像甜甜的朱古力棒，可味道却是苦苦的，这像极了她刚刚结束的爱情长跑的味道。对于她来说，吸烟只是一个姿势，一种象征，是一种状态，一种坚持。林聆也爱芝士 Chi-

vas，不过，她要兑很多的绿茶，再加入晶莹的冰块和酸甜的九制话梅，这是属于林聆的味道，酸甜、醇厚，和着淡淡的酒香。

微醺才是她想要的感觉，因为只有微醺她才能像林玉一样在那些讨厌的“水鱼”身上找乐子，然后再如鬼魅般地全身而退。夜里的林聆没有摩羯MM的守旧和固执，大胆的装扮里找不到一丝摩羯MM穿着密不透风的影子，却更像是林玉本来的双子，善变而闪烁。可如果不是微醺，摩羯高傲的烙印就会无时不在警告那些想要靠近她、心怀不同想法的男人：“止步！”

酒吧的客户经理王云早已经习惯了这两个谜一样的女人，习惯了称呼林玉“格格”，习惯了称呼林聆“缇娜”。在酒吧里，没人知道她们真正的名字是什么，也没人知道她们是做什么的。每次看到她们出现，王云总会示意吧台送上果盘、话梅，再亲自端来林聆爱喝的冻柠茶，两支绿茶和或未开封，或上次未饮完的芝华士 Chivas，熟练地为她们点燃手里的香烟，然后远远地退开，猜测着，今天谁会被她们选中。

“女王”的狩猎没有规矩，但被选中的男人一定不会骨瘦如柴：“格格”讨厌那种像排骨一样的男人，既没气度，又缺乏厚重的男人味；“缇娜”的男伴必定在“格格”猎物的随行者中。是的，她没有狩猎的本领，一直安然接受“格格”的安排，她相信“格格”，就像相信她自己。她知道在深圳糜烂的夜色里，“格格”会引领她得到她想要的微醺，将所有不快乐的闷气用寂寞的疯狂抹去。

“格格”对各种男人送来的酒从不拒绝，不符合她标准的男人，“格格”会在服务生的指引下远远地冲着送酒的男人举杯表示感谢，然后在俯下身子的服务生耳边叮嘱：“请帮我谢谢送酒的先生。不过，我们在等人。”每每看到“格格”远远地举杯，王云就知道要在十分钟后派一个机灵的服务生去“格格”的桌前，帮她们把客人送的酒，存到吧台。没有酒被退回的尴尬，“格格”给送酒的男人们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尊。而他们通常也就会悻悻地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